

欢迎投稿:qlwbzd@163.com

错了就改

●7月11日A18版《七步栏四冠王》第二栏:“中国另一名选手史东鹏以13秒56获得亚军”,“史东鹏”应为“史冬鹏”。

●7月13日A4版《晚点列车乘客可任意改签》第六段:“随着显示屏不管延长晚点的时间”,“不管”应为“不断”。

●7月15日B8版《缺了一个常务副部长》倒数第二段:“凡是先要听听部里的意见”,句中“凡是”应为“凡事”。

●7月16日A6版《消防战士火中救人被呛昏》第六段:“由于情况紧急,来不急再争”,“来不急”应为“来不及”。

●7月16日A12版《“还珠风潮”13年后再起》剧情介绍:“乾隆越喜欢小燕子和紫薇,太后就越生气”,“紫薇”应为“紫薇”。

●7月16日A11版《让暴风雨来得更具体一些吧》“爆粗口合适吗?”第二段:“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子荣遇见(坐山雕)……”,“坐山雕”应为“座山雕”。

●7月17日B4版《笑星骂人自成流派》“流派之一:少林”部分第二段:“如此护短、功力又暴躁的赵本山”,“功力”应为“功利”。

(感谢读者周广清、张玉军、陶玉山、周而复始、程远臣、解伟的批评指正)

评报员之窗

廖吉海:7月13日A4版《京沪高铁列车再“趴窝”》,子曾经曰过:“众恶之,必察焉;众好之,必察焉。”当高铁出现一片叫好声的时候,怎么就没有昭昭之人站出来句质疑的话呢?舆论一边倒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。希望以后报道类似新闻的时候能给自己留好退路,不要一起叫好之后再一起骂娘。

编者说:言之有理,后见之明。

孙风强:7月13日A10版《这家“粮食银行”坑了不少农民》,骗子可恨,农民可怜,但是更可悲的是政府的态度,沈副镇长说:“企业以何种方式收购,属于民间经济交往,只要手续合法,与政府部门没有关系。”难道政府没有审查监督的责任,没有保护农民利益的义务?

编者说:明明是诈骗,怎么能说属于“经济交往”?成立公司是为了骗人,为什么“手续合法”就行?这种解释使我想起如下事例:

达芬奇家具的骗人伎俩被披露出来,某领导说:出口再进口合法就行;女教师被强奸,某领导说:戴避孕套不算强奸,如出一辙!

李玉美:7月15日A12版《挣了钱,就带妈妈去体检》,多么懂事的孩子呀,贫困家庭的孩子,大多品学兼优,积极向上,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家庭富裕孩子学习的东西,希望城市的孩子能从这些寒门学子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。

编者说:版面上有一张很大的照片,是甘露灿烂的笑容。这笑容,仿佛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绽开的最美的花朵。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——古已有之,今亦有之。

曲淑贤:7月15日A14版《一个选房号赚了6万元》,盖房的赚了,炒房的赚了,炒房号的又赚了,这买房的可就惨了。

编者说:中国房价奇高,其中猫腻多了去了。但一言以蔽之,有权有钱有关系的挣钱,没钱没权没关系的赔钱。

孟庆安:7月18日A2版《“听证专业户”为谁挡了子弹?》,63岁老人抽签次次中,看来这位大娘应该买把彩票练练手。19次参加听证会应该给她评个“金牌替身”诺贝尔奖提名什么的吧!不能白让人家听啊。

编者说:听证专业户应该是“中国特色”的产物,说得难听点,是那些沽名钓誉,欺上瞒下的弄权者培养出来的一群老头儿老太太。

高晓恩:7月18日A3版《中国地震局“三公”经费公布》,山东省地震局去年“三公”花费186万,今年预算降70余万,自从汶川地震发生后,我就一直想问,地震局究竟做什么?

编者说:公布“三公”经费的,老百姓不满意,事实上还有大部分国家部委

不买国务院的账,不买老百姓的账,还把“三公”经费捂得死死的。建立透明廉洁的政府,这个大的趋势谁也挡不住,咱们走着瞧吧。

段玉文:7月18日A11版《20万元欠款摇身变保单》,保险公司忽悠客户“被保险”已经不是新闻,和银行共同设套算计客户的司空见惯。而这样不经当事人签字,也没尽告知义务就把20万装进保险公司腰包的,却很新鲜。明明是在坑人,却仗势垄断的霸道,继续让客户为他们的错误埋单,这是什么道理?

编者说:该保险合同规定,投保人每年须交20万即连续三年交足60万元保费。投保人是被欺骗了,然后他要解除合同,时间是“三年期间”,那么,三年内你不继续交钱,是不是又属于违约?保险本身可能是没什么问题的,但被推销员“推”成了陷阱。

读者评报

看不明白

7月13日A10版《这家“粮食银行”坑了不少农民》第六段:“在门前的墙壁上,贴着从今年2月份到6月份的莒南县人民法院发出的公告。”法院的公告是什么内容这里没有交代,一般会理解为法院查封或执行的通告。而第五段说“今年3月份,收购厂突然人去楼空”,然后村民急忙报案。3月份报案,2月份就发布公告,让人看不明白。

读者 刘允辉
文中提到,村民王怀增3月份报警时,“发现已经有十多个人报案”。当时法院已经受理,所以就有了法院2月份的通知。在公告中,最初2月份的内容是该公司涉嫌合同诈骗到法院接受调查处理,后面的公告则是前一个公告期满后,该公司没有到法院接受处理,法院做出的判决结果等。原文不长,有所疏漏,见谅!

记者 张希文 刘海蒙

不全是“毛票”

7月14日A9版《3.4万元购车款全是毛票》第一段说:“他的这些钱全是一毛、两毛和五毛的纸币。”但在附图中,摆在桌面上的成捆纸币多是一元面值的,何况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已经很少有两毛钱的,因此这句话不太真实。

读者 吴敏
当记者来到现场,看到均为1毛、2毛、5毛的小额纸币,也是目瞪口呆的。后来由于钱数不够,买车人另外拿出两张1元纸币凑足了3.4万元。所以除了这两元纸币外,其他均是毛票。见报照片不太清晰,也不够大,可能读者误把2毛纸币看成1元纸币了。

记者 王璐 李晖



夏天的蝴蝶

公园就是孩子们快乐的天堂,你看这对小姐弟,跟在妈妈身后,就像一对比翼双飞的蝴蝶!

拍客 亓玉泉



书渴望

作者:凯特·钱伯斯 翻译:史曙辉

袖摩根·齐万吉莱共同建立了一个联合政府,以试图阻止为期十年的经济衰退,新书和二手书就开始重新出现在津巴布韦的跳蚤市场和城市书店里。可以理解的是,现在励志书看起来是最畅销的书种。

但在此之前,在津巴布韦买一本好书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在首都哈拉雷,人们最喜欢的两个二手书店也已关闭。

有时候我觉得很渴望一本好的小说,我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,这里的朋友都央求我借一些杂志或小说给他们看,那些书和杂志都是我的家人从海外寄来的。

“你有什么给我们读吗?”他们会问。我意识到我身边的津巴布韦人不仅需要食物,他们也渴望得到书籍来阅读,欣赏和讨论。

在津巴布韦,报纸的供应不那么令人满意,当地图书馆很少提供帮助。它们是“季节性的”,我被告知,由于锡屋顶有漏缝,图书馆雨季是关闭的。不幸的是,当局发现有漏缝太晚了,这就意味着许多书籍都被糟蹋了。

我从前是个惯于快速翻阅书籍的读者,现在则体会到了重读的乐趣。一遍又一遍细细品味先前可能会跳过的字句。在英国作家海伦·邓莫尔的小说《围困》里,我发现了津巴布韦当物质匮乏的影子——小说虚构再现了1941年苏联遭逢德军封锁后,当无意中为她快要饿死的家人找到一个洋葱头时,小说主人公安娜兴奋异常。这种快乐我也认同——虽然我们还没有没有饥饿的压迫,但当水果从商

店里消失一空,而恰在这时一位邻居热邀我们到她家的树上采摘美味的桑葚时,我心中就会洋溢着兴奋。

有时候面粉也难以寻觅,这时伊丽莎白·埃尔利希的《米利亚姆的厨房》就安慰了我。埃尔利希女士的记录非常精细,当读到她学着波兰婆婆做苹果糕的情节,这让我心生感叹:艰难困苦原来可以让人珍视简单的事物!

但此时此地,在乌兰吉地区的一条公路上,一个警察在等待。我端详着仪表盘上的三本书。每一本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,而且每一本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:内奥米·奥莱德曼的获奖小说《不服从》,是我几天前从哈拉雷跳蚤市场上“抢”来的,买的时候别提多兴奋了;《猫语经典》是我2002年得到第一只猫后不久买的。随着猫咪家族的扩大,我喜欢就着烛光一段又一段地选读这部猫文化选集给丈夫听;另一本《狐狸门》,是儿童文学作家威廉·梅纳写的一部精彩故事集,我刚读了一个故事,写的是一只老鼠千方百计,最终找到道路到达目的地的故事。

我又看了看这个年轻的警察。在他身后,警务帐篷的绳子上晒着潮湿的衣物。由于津巴布韦的经济不景气,毕业生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这个职业,别的工作岗位很难找到。

“我只想要一本书。”警察小伙子又央求着。我这不是听到了自己对于书的无比渴望的回音和共鸣了吗?我明白,我只有一件事可做……

另类运动员

作者:杰伊·刘易斯 翻译:孙开元

在女儿詹妮四岁半的时候,我们发现她有听力障碍,后来她做了几次手术,又参加了语言训练课。在詹妮七岁时,我们发现她又患上了少儿类风湿性关节炎。

因为足跟疼痛不敢着地,詹妮只能踮着脚走路,当她疼得实在难以忍受时,我就背着她上学。詹妮还算幸运,她的关节没变形,这种病常伴有有关节僵直的后遗症。

从小学到高中,詹妮一直承受着类风湿病带给她的痛苦,但她从不怨天尤人,而是积极地配合吃药。我经常给她的脚踝敷上热毛巾,抱着她,直到疼痛减轻。尽管如此,詹妮只要能忍住疼,她就立刻跑去上学,好像没事人一样。

詹妮是个漂亮的金发女孩,但她从未做过学校的拉拉队队长,她也从未上场参加过体育比赛,甚至连体育课都没上过。上学四年来,她在操场上和同学们站成一队是为了不丢学分。她还加入了一个乐队,并因为她的此项艺术才能在这所州立中学小有名气。

因为身体不便,詹妮在读高中时总是随身带着个枕头。有一次,她突然腿疼得无法忍受,她的朋友扶起了她,背着她走进教室。

詹妮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,每一次橄榄球赛她都到场,给队员们加油。她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她的枕头,坐下时把它垫在身后,以减轻疼痛。同学们希望她能拿到奖学金,然而,学生对学校活动的积极性,特别是在体育比赛上的参与热情常常决定着你能不

能拿到奖学金。

为了能拿到奖学金,詹妮决心一搏。她和学校橄榄球队教练软磨硬泡,她央求着,恳求着,写了保证书,并找到她最好的朋友和她一起报了名。教练最后让步了,不过警告她说:“只要你落下一次比赛,就将被开除出队!”就这样,詹妮成了加勒特高中橄榄球队的管理人员。

在每次比赛前,詹妮都要用绷带裹好膝部和脚踝,按摩脖子和后背。在比赛间歇,她为队友们提来大桶大桶的水,她鼓励着队友们,对他们有求必应。那一年是加勒特高中橄榄球队25年来战绩最好的一年。在场上,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詹妮每只手都提着一大桶水,几乎是拖着走进赛场,胳膊下还夹着个枕头。

当人们问起球队的一名后卫球员,为什么他们受伤了还能夺取所有比赛的胜利时,他用查尔斯顿特有的柔缓的口音说:“这么说吧,当我们被撞倒在地,甚至被撞得动弹不了时,抬头看见詹妮·刘易斯一瘸一拐地走进赛场,夹着她的枕头,拖来大桶的水,我们就觉得无论剩下的比赛如何艰苦也不足挂齿。”

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颁奖典礼上,詹妮获得了查尔斯顿大学的多项奖学金。然而,最让她开心的是,查尔斯顿市女子俱乐部颁给她的一枚小小的奖章。俱乐部经理上台讲了话,她赞扬着詹妮所取得的成就,最后,经理激动地说:“詹妮是加勒特高中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橄榄球队的女孩子!”



编辑:李皓冰
邮箱:lihaobing@qlwb.com.cn